

原名：汴京风骚  
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# 大宋王朝

写尽一个朝代的繁华与沧桑  
一群有识之士的抗争与落寞

颜廷瑞◎著

② 风雨潇潇

长江出版社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# 大宋王朝

颜廷瑞◎著

风雨潇潇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王朝:全3册 / 颜廷瑞著. --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3

(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)

ISBN 978-7-5354-8599-1

I. ①大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4077号

出品人:刘学明

责任编辑:叶露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印制:左怡 刘星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30毫米×1060毫米

1/16

印张:49 插页:3页

版次:2016年3月第1版

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780千字

全套定价:100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 
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     | 001 |
| 第二回 皇帝夜读《钱塘集》 韩维驱车洛阳城    | 011 |
| 第三回 王安石“心游万仞” 吕嘉问“当绝流俗”  | 022 |
|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     | 029 |
|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“直言” 安石应对贬“流俗”  | 039 |
|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“换马”    | 048 |
| 第七回 《钱塘集》波及皇室 “老天爷”定王去留  | 054 |
|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     | 065 |
|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     | 072 |
| 第十回 “天命”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   | 079 |
|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    | 093 |
| 第十二回 《钱塘集》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  | 115 |
|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    | 136 |
|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“杞菊餐” 子瞻吊民“零泉饮” | 155 |
|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    | 171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六回 |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| 187 |
| 第十七回 |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| 199 |
| 第十八回 |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| 212 |
| 第十九回 |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| 222 |
| 第二十回 |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| 230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|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 | 1   |
| 第二回  | 王教头私走石秀 杨雄醉骂潘巧云  | 10  |
| 第三回  | 史进自写反诗 王龙图相国请罪   | 19  |
| 第四回  | 宋江夜看小牢子 晁盖误入白虎节堂 | 28  |
| 第五回  | 晁盖梁山泊聚义 宋江东京城题反诗 | 37  |
| 第六回  |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 | 46  |
| 第七回  |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雄卖刀  | 55  |
| 第八回 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64  |
| 第九回  | 林冲误入白虎节堂 晁盖梦中寻父  | 73  |
| 第十回 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82  |
| 第十一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91  |
| 第十二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00 |
| 第十三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09 |
| 第十四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18 |
| 第十五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27 |
| 第十六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36 |
| 第十七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45 |
| 第十八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54 |
| 第十九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63 |
| 第二十回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晁盖梦中寻父   | 172 |

## 第一回



#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

苏轼、司马光贬离汴京已近三个年头了。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。“均输法”、“青苗法”、“募役法”、“农田水利法”、“保甲法”、“方田均税法”、“市易法”、“免行法”、“将兵法”在大宋寥廓疆土上的实施,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,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。加之,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“熙河开边”、中书检正官章惇平定西南峒族暴乱的“梅山之捷”和王安石之子王雱所著《《道德经》注》《老子训传》《佛书义解》的自费镂版、鬻于书肆,哄动京都,更为“变法”增添了绮丽的光彩。“人定胜天”,王安石正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。

“人奈天何”!天灾突至。从熙宁六年(1073年)七月起,河北路、京西路、京东路、河东路、淮南东路、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,十月不雨,一场特大的旱灾,毁掉了秋收、冬种、春苗,甚至毁掉了野菜、山果、鱼虾。大旱之中,飞蝗漫天,人蝗争食,树叶也光了,草根也尽了。饥饿相逼,哀鸿遍野。健勇者成群结队,铤而走险,呼啸山林;羸弱者老幼相扶,拥入城镇,涌入大宋京都。

“绿浪东西南北路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的汴京城，被这场漫长的天灾煎熬得改变了容颜，连昔日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、夜间栖居的境地。

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、人力莫及的挑战，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。

熙宁七年(1074年)三月十九日清晨，随着汴京外城新曹门、新宋门、东水门、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，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拥入京都。他们憔悴脱形，拖儿带女，步履艰难，其状惨不忍睹。中午时分，这群呼天号地的乞食者，涌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院街。

其时，遇仙酒楼楼上，两桌酒宴正在进行。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做东，新近推出的几个绝色的歌伎，五个剽悍骁勇的“厮波”、“撒哲”正闹得浪声浪调；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、王、张、谢正在借酒浇愁，计议着应付市易司“米粮官营”的对策。遇仙酒楼老板绰号“小掉刀”，时年三十多岁，短小精悍，人极精明，此刻，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。忽地堂倌闯进雅座，神情慌张：“爷，鹿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坍了，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，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……乱哄哄几百人，又朝咱酒楼拥来了……”商贾们有些慌神。

“小掉刀”手执酒杯，眸子一转，叱斥堂倌：

“一群乞丐，也要潘爷、王爷、张爷、谢爷离席迎接吗？”

堂倌一时摸不着头脑地愣着。

“小掉刀”把杯中的残酒向堂倌泼去：

“蠢货，你听隔壁那桌是谁在瞎扯乱唱？”

堂倌眼睛亮了。

“小掉刀”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给堂倌：

“告诉他们，潘爷、王爷、张爷、谢爷此刻正在兴头上，别让那些穷讨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！”堂倌急忙应诺退出。

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愤地涌上遇仙酒楼的台阶，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剽悍蛮横的“厮波”、“撒哲”。

一阵乱骂、驱赶，在推推搡搡中，“厮波”、“撒哲”突然从腰间拔出匕首，插入五个流民的胸口，惨叫声炸裂而起，鲜血喷涌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。杀人的“厮波”、“撒哲”稍显迟疑之后，为首者一声唿哨先退入门内，然后转身逃逸而去。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，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遇仙酒楼，见人就打，见物就砸，他们抓不到凶手，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。不

到半个时辰,辉煌的遇仙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。待皇城司操刀执戈的士卒赶到,酒楼空无一人,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,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细民。

在“酒楼杀人案”发生的同时,内城东华门外市井,也发生了一起捣毁“杂卖务”的骚乱。

是日午时,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,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、总管府丁六七十人,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“杂卖务”,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,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、鹑兔脯腊。可怜的“杂卖务”小吏们,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成一排,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“杂卖务”弄权牟利、肆意勒索、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。一位王府总管模样的中年汉子跳上台阶高处,面对人群,口角生风地对“杂卖务”进行声讨诛伐:

“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?头一桩事就是经营皇宫皇室日常用物。几十年来,这里货物齐全,品类繁多,质量上乘,菜蔬瓜果、鱼虾鳖蟹、鹑兔脯腊,以至应时小菜,莫不新鲜清洁。绫罗绸缎、脂粉篦梳、首饰佩物,以致金玉珍玩,莫不精巧奇丽。可近两年来,‘市易法’行世,‘免行法’出笼,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,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实物供应。‘杂卖务’这些赃官污吏们,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‘依爵位等级发放银两,由各宫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’吗?今个我们来买了,可鱼虾鳖蟹在哪?鹑兔脯腊在哪?‘变法’,‘变法’,这不是变着法儿整治人吗?”

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,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、小商小贩,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。

喝彩声中,市易司提举吕嘉问骑着高头大马,带着三名市易司官员,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。他一出现,立即被闹事者认出,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,他们扔弃“杂卖务”那几个可怜的小吏,蜂拥而上,团团包围了吕嘉问,叫喊声、诅咒声、诉苦声如浪似涌。

吕嘉问紧勒马缰,打量着眼前这群衣着鲜丽的闹事者:这是一群惹不起的主啊!他不敢跳下马,怕失去说话行事的主动。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,为缓解形势,他笑呵呵地拱起双手,佯作不知地打趣:

“吕嘉问这厢有礼了,吕某这厢有礼了!做买卖就是要讨价还价,最终还是要公平成交的。你们中哪位是陶朱公,我愿意漫天要价,就地还钱……”

闹事者在吕嘉问这故作轻松的打岔中,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中年汉子。中年汉子轻蔑地一笑,跨步而出,立于马头前,神情傲慢地草草拱手:

“市易司提举大人,别装疯卖傻了!请问大人,你的市易法缘何而行?是为

国吗？是为民吗？是为皇上吗？”

吕嘉问心想：此人必是闹事的头。他拱手一笑：

“看先生的装束，听先生的高论，既非店铺老板，亦非货摊业主，更非一般买卖人。不知先生有何见教？”

中年汉子毫不畏惧，话语慷慨激昂：

“大人忘记了这里是东华门外市井，几十年来，卖者赚的是皇室的银两，买者花的是皇室的供奉，皇家的银子养活着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、猪狗鸡鸭，并且包括大人你立的那个‘杂卖务’……”

吕嘉问堆笑隐忍着：

“先生高论，请讲下去。”

中年汉子开始揶揄嘲弄：

“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强国，可眼下粮米日少，菜蔬日缺，流民入京，连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啦！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富民，可眼下货不流通，商贾钱荒，买卖停歇，市面萧条，民可是越来越穷了！大人提举市易司以解皇上之忧，可眼下皇室待菜进厨，待米下锅。大人，我向你弯腰打恭：皇室成员，也是宗庙子孙，看在太祖太宗皇帝的情面上，请高抬贵手，别再在宗室恩遇上开刀了。”

吕嘉问耐不住了：

“先生何人？”

“皇室右羽林大将军赵府总管。”

围观者慑于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显赫名头，不由向赵府总管投去恭敬的目光。

吕嘉问厉声叱斥那总管：

“造谣生事，一派昏话！太祖太宗皇帝建国立业，旨在解民倒悬，造福黎庶，决非图后世子孙之优容靡费。且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自不长进，靠祖宗余荫，是不能长久当饭吃的。你身为赵府总管，今日所言所行，不仅犯有惑众滋事之咎，而且有辱皇室德望之罪……”

赵府总管怒而咆哮：

“井底蛤蟆，刚跳上井台，就逞起威风来了！砸掉‘杂卖务’，找皇上要饭吃去！”

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，冲向“杂卖务”……

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。吕嘉问的坐骑受惊，嘶鸣腾跃，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，冲出围观的人群，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。

市井大乱，乞食的流民们，趁混乱抢掠食物。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，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……

几乎在同一时辰,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“五岳书肆”门前,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:

巳时,又一场别具风格、震动京都文坛的售书活动在“五岳书肆”门前开张了。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“贴示”覆盖了半面墙壁,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,向街上行人宣示苏轼诗作《钱塘集》已隆重行世。几百部镂版精致、装帧堂皇的《钱塘集》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。京都的文人学士、馆阁官吏、知书细民、官妓歌伎、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,争相购买,真是人山人海。特别是驸马王洸的驱车来临,使这次销书活动达到了高潮。

这部《钱塘集》是驸马王洸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镂版印制的。驸马的用意,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移不变的情谊,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;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,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,养家糊口着实不易;也许是受到去年王雱自费镂版出书、鬻于书肆、轰动京都、被皇帝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,也想用《钱塘集》唤醒皇帝的良知;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(熙宁五年)八月病故于颍州,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,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;也许他什么也不为,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,诗句太精彩,诗魂太动人了,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,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。

驸马王洸一走下马车,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。他身着浅黄色博带宽袍,红绸束发,气宇轩昂,举止随和,言谈无拘。书肆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。王洸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:“书肆老板,文人之神!《钱塘集》销售景况如何?”

“托驸马洪福,景况空前,超过去年王公子王雱镂版自售《道德经》注《老子训传》《佛书义解》的盛况。八百部《钱塘集》,半天售完,京都少有。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。”

王洸纵声大笑:

“苏子瞻,诗才超人,声威夺人啊!”说罢,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,相互问候,热情打趣。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,他以《钱塘集》为话题,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:

“苏子瞻的这部诗集,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,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。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。他热爱杭州,吟出了‘故乡无此好湖山’的感慨;他热爱西湖,把西湖喻为美女,吟出了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的多情;他热爱西湖春天‘新蒲出水柳映洲’的清雅;他热爱西湖夏天‘夏潦泓水深更幽’的辽远;他热爱西湖秋天‘西风落木芙蓉秋’的萧索;他热爱西湖冬天‘飞雪暗天云拂地’的凄凉。他赞美孤山,吟出了‘水

清石出鱼可数,林深无人鸟相呼’的宁静;他迷恋灵隐,吟出了‘溪山处处皆可庐,最爱灵隐飞来孤’的感叹。他热爱杭州,爱得朝夕难舍、生死难离啊,竟然吟出了‘平生所乐在吴会,老死欲葬杭与苏’的生死恋情。

“这部诗集,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。这些诗作,有的是从‘朝推囚、暮决狱’的公堂上得来的,有的是从‘飞蝗来时半天黑’的灾情中得来的,有的是从田中老妇‘眼枯泪尽雨不尽,忍看黄穗卧青泥’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,有的是从视察润州、秀州、富阳、新城等地的山村、农舍、盐田、猪圈、牛栏里得来的,有的是从他那片‘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、亦不敢默视’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。子瞻的诗变了,不再是‘发万古之幽思’,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;不再追求绮丽、峻险和缠绵,而是变得真切、深沉、犀利、明快、泪花闪闪和含讽带刺了。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,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,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。在这些地方,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……”

门外街头,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,在王洗心神专一的谈论中,弄清了有一位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,“哗啦”一声响动,一齐跪倒,打断了王洗未尽的话,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乞求。

王洗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,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,心胸发闷,嗓门似乎淤结了。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?该做什么?身边的官妓歌伎、瓦肆艺人突然咽泪出声,他才灵醒过来。

“我无诗,我‘呼号’不出声啊!书肆老板,借我铜钱五千,我要学《钱塘集》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!”

“五岳书肆”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,放在王洗面前。王洗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,喟然自语:

“我能做的,只是如此,只能如此啊……”

谁知,五千铜钱落地,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,以至相互践踏,任何劝阻、恐吓都制止不住。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,书肆门前,竟留有十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。

“我做了一件蠢事啊!施舍为了救命,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……”驸马王洗呆呆地站在“五岳书肆”门前。

从三月二十日起,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。

禁军马队,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。奈何禁军有数,且不都是铁石心肠;流民万千,个个都是饿不怕死;京城方圆四十余里,街巷千百,道路纵横,大有回旋之地,于是,流民窜于京都,神出鬼没。禁军追踪寻迹,疲于奔命。逃躲追逐之间,马蹄声、斥叱声、鞭打声,呼天抢地的哀号声,有气无力的咒骂声,悲不忍闻的惨叫声,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。

三月二十四日午时,烈日如火,热风如炙。一群老幼相扶、腿脚打飘的流民二十多人,艰难地流动到皇城左侧的安上门附近,终于筋疲力尽,一位老者脚步一乱,身体踉跄地跌倒于地,随着一声微弱的呻吟,不见动静了。流民们木呆地注视着老人,颓然瘫坐在地上,无言,无泪。就在这时,一队禁军士卒追逐而来,四面围上,驱赶着、叫骂着,挥起皮鞭向流民抽去。皮鞭如蛇如刀,衣片飞卷,血花四溅,一扇扇流血的脊背,一只只流血的手臂,一张张流血的面庞,依然无言、无泪,甚至无知、无觉、无火。

突然,一串激愤而威严的怒喝声从安上门前传来:

“住手!畜生,你们还有人性吗……”

士卒一愣,停鞭转头望去,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官吏,身高约六尺,眉清目秀,举止潇洒,头戴黑色双翅朝冠,身着黑色博带朝服,从安上前提袍急步而来。这位年轻官吏神情激愤,举手指点禁军,高声训斥:

“你们也有父母兄弟,你们也有姐妹姑嫂,你们也是父母生养的,如何下得这般毒手!”

士卒们被年轻官吏一下镇住了,手提皮鞭,疑惑地看着他们的头目。

禁军头目何尝不为年轻官吏真挚的话语所打动,但奉命行事,身不由己。他注目打量着眼前这位身份不明的官吏,厉声询问:

“你是谁?”

年轻官吏拱手回答:

“监安上门小吏郑侠。”

禁军头目惊诧了:

“大人莫非是王安石相爷门下能诗善画的郑介夫郑参军?”

郑侠点头,弯腰致意:

“请军爷高抬贵手,莫再为难、逼迫这些饿以待毙的父老孩提……”

王安石的门楼和名头发生了效用,禁军头目拱手施礼,带着他的士卒离开了。

遍身血渍的流民们似乎在奈何桥头遇到了菩萨,死里逃生又回到阳间,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,跪倒在郑侠面前,痛哭失声,连声哀求:

“大人活我,大人活我啊……”

郑侠急忙弯腰搀扶,流民们跪伏不起,乞求声更哀。郑侠的心突然间收缩得发抖了:多么善良的百姓!拖着鞭伤跪拜,只为自己说了一句人话啊!“大人活我!”一个看门小吏,能活天下挨饿的百姓吗?连眼前这些流民的一餐饱饭也供不起啊!他泪水滂沱,气噎嗓间,无言以对,突然悟通了做一个好人难,做一个好官难,做一个违心的好官更难!新近从《钱塘集》中读得的两句诗从他

的口中自语吟出：

平生所惭今不耻，  
坐对疲民更鞭箠。

流民们虽然听不懂他说些什么，更不知这两句诗是他从王洸镂版的《钱塘集》中记取的，但从他那滂沱而下的泪水中、气噎嗓间的神态中、吟诗自责的歉疚中，明白了这位恩人的难处。有心无力，不可强求其难啊！他们戛然地停止了乞求，只是不停地默默叩头感谢。

郑侠不忍再看。他急忙低下头，伸手从衣囊中摸出一把散碎银两和铜钱，递在面前的一位老妇手里：

“老妈妈，给孩子们买点吃食充饥吧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向着皇宫跪倒，叩头触地，声泪俱下，昂首高呼：

“皇上，天高听卑，你看看这无云无雨的天空，你看看这青苗衰败的田野，你听听这响彻京都的哭声，快救救大宋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吧！”

流民们“哇”的一声，又放声痛哭。

当天晚上，这位守门官吏郑侠回到他的住宅，把自己关在一间狭小的画室里，在一盏烛光下，面对着桌案上摆好的画绢、画笔发呆。他眼前闪现着流民们老幼相扶、伸手乞讨的悲惨情景，心头闪现着禁军士卒挥鞭驱赶的暴虐凶相，脑中闪现着流民们横卧的尸体和飞溅的血花，耳边轰鸣着流民们不歇落的痛哭。他闭上眼睛，企图把自己纷乱的思绪集中起来，可流民中那些孩子们惊恐含泪的眼睛，似无数繁星闪烁着，包围着他，使他的心神更为紊乱。他要画一幅《流民图》，要把几天来，特别是今日午间所见流民各种各样的悲惨情景，形象地展示在他的皇上面前，禀报皇上以实情，以求皇恩浩荡，活天下流离失所、饿以待毙的黎庶。可是王安石的身影，却又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、心头和脑海，那亲切的目光，那熟悉的声音，那长者关怀后进的神态，总是萦绕于心，使他不忍提笔，不能濡墨，不敢落绢作画！

郑侠，福建福清人，时年三十三岁。从学童开蒙起，十七年的学子生涯，他都是在孔、孟儒家的熏陶中度过的。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和汉代谶纬传说，使他深信天命的存在。联系眼前惨景，他认为前年的华山崩塌和现时的十月不雨，都属于上苍对朝政不良的警示！而上苍警示的具体缘由，正是王安石现时推行的新法！若新法不罢，这种“警示”是不会停止的。深居高墙之内的皇上，现在该是猛省而知天命的时候了。

郑侠居官京都已有七年，深知官场宦海风波的险恶和无情，更明白上呈

《流民图》之举是在玩火玩命,玩自己之命,亦玩妻儿家室之命,玩亲朋故友之命,也是玩皇帝的命!事情明摆着,一个小小的看门吏,竟敢以“天命”的警示弹劾新法,威逼皇上作出取舍,这不仅是“狂妄”,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作乱。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诛之。《春秋》之义,也许会在一夜之间,用不着刑部开堂勘审,自己的人头就会落地。并且在自己的人头落地之后,又会有一群尚不知《流民图》为何物的梦中人被杀、被贬、被逐!自讨罪愆,死不足惜,那些冤枉鬼魂就是想讨债告状,只怕也寻不到债主的名头!何苦害己害人呢?自然,皇帝是天子,上天之子,当然是英明的,理应是英明的,定然会听“天命”而罢停新法,顺应“天命”以活天下黎庶之命。可“新法”不也是王安石的“命”吗?王安石执政六年,只有“变法”这一条“命”啊!皇上如若接受天命,同时也就将王安石断送掉了!

而他与王安石的交谊太深了。治平元年(1064年),他中进士,任光州司法参军三年后,就被王安石调进京师,居于王安石身边整整一年,研讨学术,议论朝政,老少交契,情若师生。他钦服王安石的人格、才智、勇气和胆略,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,不敢苟同。但王安石仍然信任他,重用他。熙宁二年(1069年)二月,“变法”伊始,王安石欲调他入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,他以“不谙青苗、免役诸法”为由而推辞,王安石笑而允诺。去年(熙宁六年)四月,王安石提举“经义局”修《三经新义》,又欲调他入局协助,他以“读书无几,不足以辱检讨”为由而拒绝,王安石依然笑而允诺。他以傲物不群之躯监安上门,居皇帝之侧多年,亦得王安石之庇护。官场十年,受王安石之恩七载,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!

郑侠在友谊和莫测的祸福面前犹豫了。他离开桌案,绕室徘徊,希望靠不停走动的脚步摆脱心头所有的苦恼,老老实实做一个深夜清静人。他的脚步越来越重,心绪越来越烦,想要忘却的,却越加深刻地嵌入脑际;想要抛弃的,却越加频繁地袭上心头。唉,人活在世俗之中,要摆脱世俗中的喜怒哀乐、善恶美丑,难啊!在这心绪无依、无靠、无适、无从的焦虑中,几案上那部新得的《钱塘集》映入眼帘,他顺手拿起,坐落在椅子上,信手一翻,一首《和陈述古冬日牡丹》的诗作异常猛烈地撞击着他苦闷而沉重的心。

一朵妖红翠欲流,  
春光回照雪霜羞。  
化工只欲呈新巧,  
不放闲花得少休。

诗的功能奇效,诗的尖刻凌厉,诗的牵动人心,有时会超过千言圣诏、万

言奏折。苏轼这首诗作，一下子抓住了郑侠犹疑、畏缩之心。他闭上眼睛咀嚼着，品味着，思索着：

这是一首讽刺新法之作啊！苏子瞻用牡丹“妖红翠流”的艳丽，隐喻这光怪陆离的现实，“化工”不就是热衷于花样翻新、争奇斗巧的执政王安石吗？而喻作“闲花”的老百姓，已被繁多的“新法”折腾得不得安生了。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，只有苏子瞻才敢开口道出。

苏子瞻，政坛激进、文坛盟主，与介甫之谊，远非自己能比。然因政见不合，被贬、被逐，其政见不改，其友谊不改。离京之前，苏、王、司马不是仍然有过一幕崇高友谊的诗酒吟唱，至今仍传誉京都吗？三年之后，在这部哄动京都的《钱塘集》里，依然可睹苏子瞻神采奕奕、谈锋激烈、钟情西湖山水、关心民间疾苦、执著地拥抱着自己的政见和光明磊落、不吐不快的超凡风采！

苏子瞻的诗是学不来的，但苏子瞻的为人，却是可以效仿为师的，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原是历代圣哲、贤者、仁人、志士尊奉的信条。苏子瞻在《墨君堂记》里咏竹之“得志遂茂而不骄，不得志，瘁瘵而不辱。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”，也许就是他人格力量之所在。“不骄”、“不辱”、“不倚”、“不惧”，做人如此，当无憾矣！

郑侠蓦地睁开眼睛。他的眼前似乎天高了，地阔了，烈日高照，一群扶携塞道的流民，羸瘠愁苦、身无完衣、吃糠咽菜、鬻儿卖女，毙倒路旁的，仰天呼号的，似乎都在向他诉说着什么。他霍地站起，凝神望着桌案上跳动的烛火和画绢、画笔，胸中的积愤喷涌而出。

“皇上，臣要冒死谏奏了！”

他踉跄奔向桌案，提笔濡墨，画起即将在大宋历史上撞出一记钟鼎之声的《流民图》。

## 第二回



## 皇帝夜读《钱塘集》

## 韩维驱车洛阳城

清晨，福宁殿宦侍把一份东华门外市井骚乱、商贾罢市的“急报”和一份宗室王公联名弹劾市易司提举吕嘉问“市易违法”的奏表送进御堂。已被“十月不雨”、“流民入京”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皇帝赵顼，心神更烦。骚乱已逼近宫门，连宗室也卷进来了！他几经思索，召来了办事认真的三司使曾布。

曾布仓皇走进福宁殿御堂，尚不及跪倒请安，就被皇帝赵顼当头一声森冷的询问弄懵了：

“曾卿，你身为三司使，近一年来，又代王安石料理朝政事务，东华门外市井骚乱之事，原委何在？”

一贯木讷的曾布更加结结巴巴：

“臣、臣今日卯时方知此事，听说，听说缘于宗室王公发威闹事……”

“宗室王公为何闹事？”

“臣、臣不敢查询。”

“市井商贾为何罢市？”

“臣亦不明原委。”

赵项厉声叱斥：

“蠢材！一问三不知，要你何用？”

曾布仆俯于地，叩头不止，讷讷作答：

“圣上，京都市易务的一切事务，俱由吕嘉问直接管理，臣不敢胡乱插手。且市易经营，纷繁复杂，金银钱财，数额巨大，收进支出，干系各方，臣，臣无此才，也不敢染指。乞圣上恕罪。”

“吕嘉问主管市易，群臣有何议论？”

“臣不曾听闻。”

“京都商贾有讦告奏表上呈三司吗？”

“臣亦不曾见。”

赵项叹息：

“不聪不明，市井能不发生骚乱吗？曾卿，你可知，这市井骚乱，商贾罢市，会轰毁朕六年‘变法’的业绩。”

赵项拿起宗室联名弹劾吕嘉问的奏表交给曾布，低声发出谕旨：

“朕知卿一向未参与市易事务，今特授权于卿，勘查京都市易务‘尽括行户、细碎无遗’、‘贱买贵卖、重进轻出’、‘聚敛财利、侵渔贫下’之罪。卿勿敷衍应付，更勿官官相护，朕要知市易务的实情真相。”

曾布周身一凛，突然觉得责任重大，急忙叩头领旨：

“臣一定竭心尽力，解圣上仁德之忧。”

“卿传朕谕：从今日起，朕依古制‘避殿’、‘减膳’自罚，以挽回天心。”

曾布叩头站起，偷望了皇帝一眼，心下着实感动了一阵。三日后，曾布便带着吕嘉问市易违法的罪行奏章又走进福宁殿御堂。连日的辛苦勘查，带给皇帝赵项的，是惊心动魄的愤怒。

“……圣上设置京都市易务，旨在流通货物，繁荣市井，造福黎庶。然吕嘉问主持市易，专谋多利以求赏，凡商旅所有货物，必卖于市易务，由市易务转卖黎庶；凡黎庶所需之物，必买于市易务。市易务买卖之物，大抵皆重入轻出、贱买贵卖，因而招致商贾不满、黎庶怨恨。此乃市井骚乱、商贾罢市之个中缘由……”

皇帝赵项眉头紧锁，在红莲宫烛的光焰下徘徊着。

曾布没有注意皇上神情，只顾禀奏：

“由于市易务经营品类不断扩展，连油盐酱醋、冰块果子等细碎之物也收了进来，致使小商小贩无业可营、无利可图，加之取税繁多，连负水、拾发、担粥、提茶等卑贱行业，皆以三分征税，故造成市井萧条，怨声四起……”